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下]

YUN
TAN
WORKS

云檀

作品 ^ ^
^ ^

对于傅寒声来说

他和萧潇是久别重逢

对于萧潇来说

她和傅寒声却是陌路初见



DUO NIAN QIAN TA CENG CHUANG RU TA DE CHENG

[下]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云檀
／
著

YUN
TAN
WORKS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云檀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552-3694-8

I. ①多…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483号

书 名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著 者 云 檀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孙小淋

特约编辑 孙小淋

装帧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53

字 数 76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694-8

定 价 79.80元(全3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录·上

多 年 前 ， 她 曾 闯 入 他 的 城

第一章	1
满身风雨，她从南京来	
第二章	30
无关一见钟情，更非二见心动	
第三章	58
漂洋过海，男子惊艳满园	
第四章	91
八月里，所有的爱情都是怀旧色	
第五章	118
红尘万丈，唯有他刺痛了她	
第六章	147
2005年至2006年，无人告知的自驾游	
第七章	180
他有他的桃色纠葛，她有她的旧日情债	
第八章	207
暖暖二三事，堆积在信箱里的明信片	
第九章	240
闹情绪，置气不抵情事暖	
第十章	268
颜面尽失，她因他毁誉参半	

第一章	291
乍惊乍喜，婚姻在温情中跌宕起伏	
第二章	325
2007年12月，日常相处最感人	
第三章	354
心里有朵花，他是避居尘世客	
第四章	384
红尘万千事，积雪覆盖来时路	
第五章	409
唐家惊魂记，跨年夜护妻	
第六章	433
情事风波，日常贵在痴痴缠缠	
第七章	461
同一场梦，生活里充满了小情意	
第八章	488
最美好时光，把爱融入春风里	
第九章	517
过往云烟，爱恨皆是一场空	
第十章	541
最炙热的感情，是一首沙哑的情歌	

目录 · 中

多 年 前 ， 她 曾 闯 入 他 的 城

目录·下

多 年 前 ， 她 曾 闯 入 他 的 城

第一章	569
婚姻沙漠，唯愿时光倒回命运逆转	
第二章	594
真相来得那么凶，说不出的悲与痛	
第三章	623
一环套一环，只待乌云散尽	
第四章	649
山水居傅先生，人世间最美是温情	
第五章	677
两条杠，人生里有着太多措手不及	
第六章	705
下一程花会开，趁年轻要彼此相爱	
第七章	731
西苑日常，微笑是一朵温软的花	
第八章	757
最美好的礼物，情感本该温软相待	
第九章	782
尘埃落定，爱在日常烟火间	
第十章	807
2009年至2015年，婚姻在岁月里行走	
番外	829
重回2005年，梦亦真来真亦假	



第一章

婚姻沙漠，唯愿时光倒回命运逆转

3月5日深夜，繁星点缀C市夜空。唐家祠堂院落里有几棵百年老树，唐瑛坐在藤椅上抬眸望着夜空里的星。

阿姊两岁时，碰上有星星的夜晚，唐瑛和萧靖轩通常会在晚饭过后，抱着阿姊坐在院子里看星星。还记得那一年的某一天，萧靖轩从唐瑛怀里抱起阿姊，指着天上靠拢在一起的三颗星：“阿姊记住了，那是我们的星。”

2008年，唐瑛抬眸望着记忆中那片幸福温暖的夜空，她聚精会神地找了好久，却再也找不到那三颗星。

其实她有很多话想说给父女俩听，只可惜阿姊不愿听，萧靖轩却是再也听不到了。

唐瑛和萧靖轩离婚那一年，不过二十几岁的年龄，很年轻，脾气也很大。那时候的她，对婚姻、对他伤透了心，道出那声离婚，她是气极了。他脸色煞白，再然后他道了声：“好。”

她呆了，像是灵魂抽离了身体，只知道自己哆嗦着唇：“萧靖轩，你从未爱过我。”

她在萧靖轩的决绝里看到了婚姻无望，看到了他和她的穷途末路。她在接连两星期醉生梦死之后，于某天半夜醒来，发现她失身徐书赫……

这下好了，是真的要离婚了。

离婚前，唐瑛想要争取阿姊的抚养权，但阿姊选择了萧靖轩，两岁大的孩子一颗心更偏向于她的父亲，她说她父亲一个人，身边也没有亲人，她说她要陪着她父亲，她说一个人不好。

闻言，唐瑛哭了，萧靖轩强撑着别过脸，唐瑛问：“离婚后，你以后还会再娶妻生子吗？”

沉默良久，他嗓音生涩：“不会，一次就够了。”

唐瑛心如刀割，他说他再也不结婚，似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结婚数年，美

好温暖的回忆那么多，难道在他眼里就那么避之如蛇蝎吗？

“我会结婚。”像是故意在报复他，所以这话说得近乎咬牙切齿。

萧靖轩点头，点完头之后似是忘记了自己点过头，就又点了几下，看起来有些麻木，也有些绝望。

离婚那天，他和她一前一后走出民政局，唐瑛开着车，叫住了他：“今天就离开C市吗？我开车送你去车站。”

“不了。”他头也不回地迈步往前走。

是急于逃离她吗？

唐瑛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冲动之下，冲上前紧紧地从身后抱住他，她用泪湿的脸贴着他的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爱你，不会再念你，你对我来说，将会是我这一生最不愿提起的陌生人。”

萧靖轩身体颤抖着，隐忍许久的眼泪忽然从他的眼里奔涌而出，止都止不住。

唐瑛错了，她以为再婚可以让她变回曾经的唐瑛，以后心里的坑会被下一段婚姻填平，甚至出于自尊，她不再打听他在南京的生活境况。但她高估了她自己，也小看了萧靖轩对她的影响力。发现自己怀孕，她还没从悲怆的痛楚中走出来，有意打掉孩子，这事先是被徐书赫知道了，很快又被父亲唐奎仁知道了。

父亲说：“万一是个儿子呢？”

是个女儿，唐伊诺。

孩子出生那天，喜极而泣的那个人只有徐书赫，而她无悲无喜，父亲更是寒着一张脸。

父亲从此以后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阿妩的身上，唐瑛不知道父亲曾和萧靖轩究竟有过怎样的对话，只知道阿妩在四岁那一年被父亲正式接回唐家教导。

身为母亲，唐瑛对阿妩一直都心存亏欠，却又害怕面对她，不记得有多少次了，唐瑛远远地看着阿妩，唐家同辈孩子嬉闹玩耍，唯有她每天守着一处院落，乖顺地等待辅导老师过来给她讲课。

3月5日这天是阿妩的生日，手机攥在她的手心里，开会前，她想着是否要给阿妩打个电话，或是发条短信，开完会从抽屉里取出手机，她依然犹豫不决。她的每一次问候和示好，换来的都是阿妩的无动于衷，虽然阿妩什么也没说，但她知道母女两人每一次相见，阿妩的情绪都是极差的。

因为亏欠，她最终没敢打电话过去，甚至连一条短信都不敢发，生怕搅了阿妩的兴致。

今夜C市星星很亮，傅寒声虽不在国内，但想来陪阿妩过生日的人还是有的，此刻又是谁在陪她看星星呢？

这是婚后，萧潇度过的第一个生日。

无暇脱身的傅寒声，自从他来到美国融信之后就一直在忙碌，忙得连口水都没时间喝。等终于空闲下来，算算C市那边已是深夜11点左右，傅寒声猜想这个时间段萧潇也该返家入睡了，于是一通电话打过去，萧潇关机。

C市中午时间段，傅寒声曾给萧潇打过一次电话，当时萧潇好像说过她晚上会和舍友在一起吃饭……傅寒声忍着叹气的冲动，都这个时间段了，这几个丫头若不是玩疯了，就一定是喝醉了。

会在C大金融系宿舍吗？

傅寒声手机里没有萧潇舍友的电话，但华臻有，周毅有，他让周毅直接打电话给萧潇舍友。结果却被萧潇舍友告知，黄昏时萧潇曾说有事不能和舍友在一起吃饭，至于要去哪儿并未明说。

此时傅寒声已经开始皱眉了，他本想让高彦或是曾瑜去一趟锦绣园，看萧潇是否手机没电并在家里睡着了，但又觉得山水居距离锦绣园太远，干脆打电话给锦绣园物业，让他们去家里看看情况。

数分钟后，锦绣园物业打电话给周毅，说傅先生家宅里里外外一片黑暗，按了好几次门铃，也不见傅太太出来。

傅寒声呼吸慢了下来，萧潇夜间不能视物，所以不管是山水居，还是锦绣园，通常都会预留照明灯，自从两人搬进锦绣园，家里几乎夜夜灯光通明。

他直接取走周毅手中电话，吩咐锦绣园物业找开锁公司入室查看一下情况。等待那边回话的时间里，傅寒声焦躁地踱着步，直到物业打来了电话，傅寒声一颗心这才真正意义上吊了起来。

物业说，家宅里里外外都找了一遍，傅太太不在家里。

傅寒声挂断物业电话，见周毅还在一旁站着，脾气顿时就上来了：“还站着干什么？赶紧给国内打电话，先打电话给高彦，让他去唐家墓园找找看；再打电话给南京分公司，让他们不要声张此事，带人去萧靖轩和萧暮雨墓地看一看，顺便再查一查当地酒店住宿名单……”

说到这里，傅寒声更是拿起电话，但凡是能想到的人，他几乎都耐着性子问了一遍，包括唐瑛和徐誉。

唐瑛听出了不寻常，急声道：“阿姊怎么了？”

徐誉也是惊住了。

“我和阿姊黄昏时确实见过面，但谈完话……”徐誉声音蓦然一顿，似是着急起床碰到了什么东西，伴随着一道脆响，手机那端传来了徐誉的紧张声：“阿姊不见了？”

周毅这边刚打完国内长途，猜测傅太太该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但此刻失踪时间还没超过24小时，是断不可能拨打报警电话的，周毅正想安抚傅先生别着急，就听傅寒声语速极快道：“安排一下，马上回国。”

美国这边还有公事没有解决完，周毅却不敢多说什么，开车前往机场途中，国内那边

也接连打来了电话，高彦说唐家墓园里不见萧潇踪影，就连南京那边也说萧家墓园不见萧潇，至于南京酒店入宿情况还在查。

傅寒声坐在车里，当时的他寒着一张脸正在给苏越打电话。为什么联系不到萧潇之后，他就没有想过苏越呢？

苏越手机，同样是关机。

傅寒声紧紧攥着手机，是巧合吧？深夜时分，为了睡眠，手机关机很正常。他告诉自己很正常，却是急得咬牙切齿。是他太惯她了，她不喜欢有人跟着她，他就顺着她的意，结果呢？

他这时候想到了唐家，唐家如果有人敢对萧潇怎样，他绝对会让他们生不如死。此刻不仅仅傅寒声一人有这样的念头，就连唐瑛也亦然。凌晨唐家，唐瑛直言不讳询问唐二爷和徐书赫，萧潇不见是否跟他们有关。闻言，唐二爷大怒，徐书赫更是不敢置信地看着唐瑛：“瑛子，你这样问，实在是太让我和二爷失望了。”

美国登机前一刻，傅寒声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急急打电话给高彦，让他去锦绣园查看小区门口监控录像，兴许会有什么蛛丝马迹。

国内，高彦查看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发现黄昏时分傅太太回了一趟锦绣园，她的手里提着一只行李袋，那架势倒像是打算外出，或是远行，她在走出小区门口后，站在路边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放大。”高彦紧盯出租车，待车牌号一寸寸放大，最后赫然出现在眼前时，高彦下意识打电话给出租车营运公司，请对方尽快把司机联系方式给他。

凌晨，司机接到了一通电话，为了避免事态蔓延，高彦并没有报出身份，更没有提起乘车人是什么身份，只是有条不紊地询问司机，黄昏时间段是否有一位年轻女子乘坐过他的车？目的地又是哪里？

司机道出地址，那是C市半山腰一家私人菜馆。已经是凌晨四点半了，高彦带人抵达目的地。菜馆老板凌晨被急促的门铃声吵醒，难免有一些脾气，但见高彦一伙儿阵势不好惹，所以脾气全都压了下来。

高彦开口问：“傅太太晚上来这里吃过饭？”

“吃过。”菜馆老板点头，看起来有些战战兢兢。

高彦不动声色道：“一个人？”

“不不，两个人。”菜馆老板说，“除了傅太太，还有一位年轻人，来的时候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好像是专门为傅太太过生日。”

高彦呼吸一顿，他想起了苏越，于是询问菜馆老板：“什么样的年轻人，能描述一下吗？”

菜馆老板说：“那年轻人长得很好看，吃饭途中接了一通电话，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傅太太吃罢饭就一起离开了。”

高彦面色沉郁，他问：“这一带有监控吗？”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家傅太太如果

真的和苏越在一起，他也要自己亲眼看到才确信。

“没有，这一带观光餐饮地新开发不久，入夏才陆续营业，所以监控设施并不完善。”这一次，回答问题的那个人不是菜馆老板，而是高彦随从。他年前来这边吃过几次饭，所以了解比较深。

此时是凌晨五点，高彦等人开车离开时，随从询问高彦是否还要继续找傅太太。

“继续找，先去C大建筑系问问情况。”高彦心思沉重，傅先生此刻正在飞机上，他暗自庆幸傅先生尚不知道傅太太正和苏越在一起，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一个个为了寻傅太太急得六神无主，到头来可千万不要是闹剧一场。

高彦没想到，就在3月6日这天清晨，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有人在C大校网匿名发布了一条帖子，正是这条帖子里面涉及的内容，很快就在C市卷起了一场豪门家族前所未有的腥风血雨。

恰恰此时，傅寒声还在飞机上……

萧潇再次醒来，天花板忽明忽暗，她的意识有些迟钝，整个人仿佛躺在一片棉花里。萧潇重新闭上眼睛，身体知觉开始渐渐回潮，她知道不一样，可哪里不一样，她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中午阳光洒落在萧潇的眼皮上，她再次试着睁开眼睛，睫毛颤动了一下，脖子处痒痒的，她疑惑望去，还没完全看清，已是一股血气逆流，刹那间周身如掉冰窟。

她这一看，看到了一个男人，一个躺在她身边的年轻男人。

男子躺在那里，睡姿安静，未穿……衣物。

是苏越。

受了惊，萧潇忽然坐起，但被子却下滑，她在看到胸前的可疑红痕时，脸色倏地惨白。仿佛有一把刀直接扎进了她的双眸，目睹这一切，她惊慌，她恶寒，她羞耻……她是一个女人，如果她失身，她该有记忆，但为什么她的记忆竟是一片空白。

萧潇乱了，陌生房间醒来，床上还出现了另外一个赤身男子，这样的情节分明是惨遭算计。但萧潇的这份慌乱注定没有维持太久，她刚才那么仓促起身，无形中碰到了苏越的身体，可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萧潇发现了苏越的异常，她开口唤了一声“苏越”，嗓音竟是干涩无比。苏越没反应，萧潇心跳速度太快，似是跳到了嗓子眼儿，再开口时萧潇的声音听似模糊，音调却已经开始发颤：“苏越。”

苏越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毫无反应。

空气凝固，萧潇停了呼吸，她缓缓抬手试探地放在了苏越的鼻息处，呼吸微弱，萧潇又伸手摸苏越的身体，低体温，脉搏过慢，瞳孔缩小……

这天中午是一场噩梦，没有人知道萧潇和苏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萧潇醒来，目睹了一场卑鄙无耻的陷害剧，更在神志不清的苏越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危机。

苏越性命危在旦夕，萧潇狠狠地抓着头发，头皮被扯痛，她强迫自己要冷静，她不能让苏越成为第二个萧暮雨。她跌跌撞撞下床，却因双腿虚软，砰的一声跪倒在了地上，她和苏越的衣物散落一地，她低头捡起文胸，然后她的动作慢了……

萧潇忽然将手放在嘴里狠狠地咬着不放，她的表情极其痛苦地扭曲在了一起。这时候如果有外人在，可能会觉得萧潇是要号啕大哭了，但她没有，她的表情仅限于很痛苦和愤恨。

那是一种很不好的预感，萧潇意识到苏越和她一样，同样是被人下了药，那种药十有八九是违禁品。这是一处郊区别墅，室内没有电话，暮雨曾经买给她的手机更是不见了踪迹。别墅外面不见人烟，只有一条小路，萧潇忍着晕眩快步大跑，她这一一生中还未有过这样的奔跑速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在这样一个时刻里，是否失身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她只盼苏越能活着，他是暮雨的哥哥，她不能让他出事，不能。

路那么长，萧潇想起苏越发凉的体温，整个人仿佛掉进了黑暗无望的地狱里，不敢想未来，不敢想如果。她知道她的牙龈出血了，她用紧咬的牙关克制着内心的窒息，她对自己说：“萧潇，你一定要记住今天。”

此时的萧潇还不曾获知：3月6日清晨，有人在C大校网匿名发布了一条帖子，内容无关文字描述，而是一张张萧潇和苏越在床上的视频截图，男女衣衫不整并在床上纠缠不休……

虽然这条帖子刚发布就被校方发现进行秒删，可还是被有些C大同学截图数张，一时间校园舆论四起；C大媒体更是闻风而动，媒体不仅聚齐博达，就连唐氏外面也同样挤满了媒体记者。

高层会议室里，唐瑛发了狠，她瞪着一群唐家成员，撕扯着嗓音道：“谁想要唐氏，来，从我尸体上过！”

这天中午，黎世荣去唐氏餐厅吃饭，见周边不少唐氏员工正拿着报纸对萧潇议论纷纷，他连饭都没吃完，就匆匆离开唐氏并在报亭里买了一份报纸。

有关于萧潇和苏越的传闻，他早晨就听说了，但那时候报纸还没出来。如今他拿着报纸正呆呆地站在大街上，手机却忽然间响了起来，陌生电话，是萧潇打来了，她悲怆地叫了一声：“黎叔。”

黎世荣认识一位医生，那人叫余锋，因为一起较为严重的医疗事故入狱，而黎世荣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监狱友情，余锋出狱后，他和黎世荣时常联系，关系很不错。那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了，余锋现如今是一家私立小医院负责人，这天被黎世荣匆匆带往目的地，关于地址，萧潇说得含糊，所以救护车和黎世荣好一番折腾。

放眼C市，萧潇现如今唯一能求助的人只有黎世荣。不能去医院，一旦违禁品曝光，势必会有警方介入，到时候传得人尽皆知，势必会间接毁了苏越。

黎世荣和余锋匆匆赶来时，萧潇已帮苏越穿好了衣服，但他的呼吸却在几分钟前开始堵塞，萧潇不停地为他做着人工呼吸，额头直冒冷汗，她说：“苏越，你撑住，我求你活下来。”

不要再有第二个萧暮雨死在她面前了。

黎世荣和余锋先是惊在了门口，待回过神来，黎世荣扶着萧潇离开床畔，余锋和几位医生快速上前急救。

苏越吃了什么，还需要回医院进一步检查，担架抬走苏越时，萧潇要跟上去，黎世荣却握住了她的手：“阿姊，你不能去。”

黎世荣这么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萧潇不问，却叫停了余锋。余锋转身看着前段时间扬名C市的傅太太，发生这种事，她不哭也不慌，但一双眸子却是说不出的漆黑暗沉，那样的眼神让余锋一阵窒息。

萧潇低声问：“贵姓？”

“我……”

黎世荣打断了余锋的自我介绍：“他叫余锋，是一家私立医院院长，也是我的好朋友。”黎世荣的那声“好朋友”是在间接暗示，萧潇完全可以信任余锋。

卧室窗口，萧潇的声音仿佛碾在了冰碴儿上：“余院长，请帮我救活苏越，我欠您一个人情。”

余锋点头，黎世荣的事就是他的事，他是断然不会声张出去的，抬眸看着萧潇，余锋略为迟疑道：“傅太太，您也应该去一趟医院，好好做一次全身检查。”

那声“傅太太”让萧潇的眼神狠狠一黯，她会去医院，但不是现在。

救护车驶离，黎世荣再次走进卧室，就听洗手间里传来一阵阵的呕吐声。黎世荣蹲下身体轻轻拍着萧潇的背，声音泛冷：“是谁做的？”

萧潇接过黎世荣递过来的纸巾，唇齿间吐出来三个字：“徐书赫。”

黎世荣紧紧抿唇不语。

上车离开，萧潇抬眸看着状似鬼屋的简装别墅，眸光一寸寸移开，猝然上车：“查一查，这是谁名下的别墅。”

算计一个她，她认栽，让萧潇没想到的是，苏越竟也被暗中算计，卑鄙无耻。

路上萧潇一言不发，她的精神和意识已抵达疲惫点，若不是强撑着，她怕是早就崩溃了。道路崎岖，黎世荣开车的同时，递了一份报纸给萧潇。

看到报纸，萧潇背后蹿起一股寒凉，她在一阵哗啦声响中把报纸揉成一团，她不认识截图里的她，她看到她抱着苏越……

不，她怎么可能抱着苏越那么缠绵入戏？

萧潇终于知道黎世荣为什么不让她前往医院了，此刻正是丑闻满天飞的时候，她如果再和苏越同时出入医院，怕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问题的关键是，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她掉进去的究竟是黄河，还是深不见底的沼泽地。

报纸出来，傅寒声……

纵使傅寒声在国外，但想必早已通过下属知晓此事，萧潇不敢想象，若是傅寒声看到新闻报道，将会对他们的婚姻造成怎样的冲击？

婚内出轨，戴绿帽子，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

萧潇就是在这种惊乱中借用了黎世荣的电话，她是要给傅寒声打电话的，但握着手机，却因记忆中陡生的空白和报纸图片心生怯意。

那通电话，萧潇最终还是打了出去，手机很快就接通了，但接电话的那个人并不是傅寒声，而是周毅。手机那端背景音嘈杂，萧潇只依稀听到周毅说他和傅董在国内，目前在博达……

挂断电话，黎世荣沉声道：“我去找唐董，这事她必须出面。”

“出面，徐书赫就会承认吗？他定是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唐瑛的短信，徐书赫怕是早就已经删了，有关于唐瑛办公室内部监控，嗨，徐书赫老狐狸一个，又怎么可能会让它继续留着？另外，唐瑛办公室并非只有徐书赫一人出入，他若是死不承认，她又能奈何他？

所谓短信，只能证明她被人算计，但算计她的那个人可以是徐书赫，也可以是别人。

萧潇让黎世荣开车前往昨晚那家菜馆，菜馆老板曾经见过她和徐书赫，凡事总要讲证据。

菜馆关门。

称不上是人走楼空，但萧潇终究是晚了一步。

黎世荣气得一拳打在了菜馆朱门上，萧潇不远不近地站着，这是她的劫，她担。

徐书赫之所以明目张胆地算计她，必定是想好了托词，他要让她遗臭万年，让她在C大抬不起头，更要让她在C市无立足之地，每天都活在别人的唾骂中。他这一招很高明，纵使有朝一日她坐上唐氏主位，高层为了集团形象，也势必容不下一个声名狼藉的管理者。

声名狼藉，千夫所指，没有女人能安全无虞地躲过这场劫。徐书赫先把视频截图曝光给C大，紧接着C市媒体闻风而动，等调动了他们的好奇心，徐书赫再将视频交给媒体，制造出更大的惊涛骇浪，他要像猫玩耗子一样，一点一点地玩死她？

座驾驶下山，适才萧潇和周毅通话，周毅说傅先生正在忙，周毅让她先去博达，叮嘱她从地下车库直接上电梯，避免和职员打照面。

黎世荣开车送萧潇去博达时，可谓忧心忡忡，傅寒声的反应，黎世荣不敢多想。

萧潇望着窗外道：“我已如此，横竖不过被千人指万人骂，由着徐书赫蹦一蹦。若老天寡情待我，将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徐书赫总会再次现身，他喜欢看我出丑，我等着他。”

黎世荣鼻子一酸：“傅董会理解你的，你是被算计的。”

“黎叔啊！我让他出丑了，他那样的人，怎么能容忍他的妻子和其他男人在床上翻云

覆雨？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你说有多少人正拿着报纸在看我的丑态，在笑话他被妻子戴了绿帽子？”萧潇说着轻轻地笑，她伸手摸了一把脸，“罢了，我的幸福总是多灾多难，我习惯了，没事，我没事，啊。”

最后那声“啊”是在宽慰黎世荣，本该宽慰的人，此刻却轻声软语地劝说起了黎世荣，黎世荣心里顿时泥泞成灾。

傅寒声中午抵达C市，高彦前来接机，并递了一张报纸给傅寒声，周毅并不知报纸内容，却目睹傅寒声脸色发青，周毅只觉内心生寒。

高彦在清晨时分后知后觉私人菜馆有异，等他赶到时终究还是迟了一步，菜馆关门，至于先前菜馆老板更是下落不明。还有萧潇的手机号码，来电显示好查，最难查的是短信，清晨时分经过高手破解萧潇手机短信内容，高彦不仅看到了唐瑛的短信，也看到了唐瑛的约会地点，高彦致电给唐瑛时，唐瑛仇恨般地摔碎了手机。

是谁暗中搞的鬼，自有唐瑛追查。傅寒声了解萧潇，她绝对不会背着他偷情苏越，毫无疑问她定是暗中遭人算计。他什么都知道，但报纸上的视频截图，他却是再也不敢多看，再看下去他难保不会发疯。

寻觅不到萧潇，手机电话更是打不通，傅寒声上车前，直接丢了一句话给高彦：“去博达。”

3月6日中午，博达大厦前媒体记者云集，人群里不知是谁突兀地叫了一声：“傅董——”

众人齐刷刷地朝傅寒声望了过去，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烁着，傅寒声走得淡定从容，走得镇定自若，殊不知周围七嘴八舌的采访声，早已幻化成一把把闪着寒光的刀，轻易间就能掠杀他的强自支撑。

华臻闻讯带着保全人员赶了过来，是保驾护航，也是助他脱身，高彦和华臻护着傅寒声走进博达大厦，身后是周毅经年不变的冷静语调：“各位，十分钟之后我们董事长将会在博达一楼大厅召开记者会……”

萧潇给傅寒声打电话的时候，傅寒声正在召开记者会。这个男人今年32岁，他曾在商场征伐十几年，处理过太多突发事件，纵使处境被动，却也绝对不允许旁人骑在他头上兴风作浪。

傅寒声疾言厉色地指出报纸上的PS合成照纯属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同时他提出将会寻求法律保护，勒令在场媒体，以及没有到场的媒体立刻消除正在刊登，或是即将刊登的不实合成照……

记者纷纷猜测，如果真有人故意栽赃陷害，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商业伙伴，还是唐家成员？

有记者提及萧潇先前在C大抱着苏越痛哭，倒也神通广大，竟知道了萧暮雨的存在，也说起了萧潇和萧暮雨的一段情，询问萧潇是不是旧情难忘，把苏越视作萧暮雨的替身。

“类似这样的言论，不仅是在侮辱苏越，更是在间接侮辱我太太和已亡人萧暮雨，另外……”傅寒声冷静从容道，“我要警告那位幕后主事者，凡事须有度，小心逆风而行惹火烧身。”

傅寒声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唐婉正在家里观看相关新闻。

还真是一报还一报。

当年父亲算计傅寒声，谁承想傅寒声竟然将计就计，父亲带着几个记者进屋，当场将她和一个人堵在了床上。那时候的她只是在几个人面前丢人而已，但眼下唐婉可谓丢人丢到了长城之外。

这事太伤男人颜面，没有男人会不动怒，更何况那个人还是傅寒声。

徐誉经过客厅看到新闻播报，下意识就皱了眉：“电视关了。”

唐婉充耳不闻。

自从阿妩出事后，徐誉的震惊和怒气足足积压了好几个小时，现如今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他上前力道极大地关了电视，关完电视转身就走。

他这么一关，唐婉虽未发怒，却在瞬间寒了眼眸，她看着徐誉的背影冷冷地说：“你一定很爱唐妩。”

不是疑问，是陈述。

徐誉步伐骤停，他转身看着唐婉，眸光闪烁：“你乱说什么？”

唐婉先是看着徐誉不语，随后调离视线，看着黑漆漆的电视屏幕嘴角泛着冷嘲：“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这要源于我们是夫妻，你在梦中唤她的名字不是一次两次了。她如今出了这种事，你心疼维护她倒也在情理之中。”

徐誉没想到她会这么说，静默了几秒，他方才动了动有些发僵的唇：“你说得对，傅寒声是你的求而不得，而唐妩恰恰是我的无可奈何，这么看来你我是夫妻，倒也是上天注定的好姻缘。”

唐婉呼吸慢了，她只闻徐誉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但她却丧失了所有的反应，他是怎么知道她和傅寒声……

这天午后，黎世荣开车把萧潇送到了博达地下停车场，萧潇下车前叮嘱黎世荣先去医院看一看苏越。

黎世荣坐在车里，见萧潇站在电梯前迟疑不动，黎世荣心弦一紧，推开车门大步走向萧潇，并伸手紧紧地抱住了她，像父辈人抱着自己的女儿，他摸着她的发，这个寡言的中年男人在这一刻动了亲情，他用拥抱给她温暖，却是什么也没说……

后来，黎世荣走了。萧潇乘坐电梯上楼，细算下来这已经是她第二次乘坐傅寒声的私人电梯抵达他的办公室了，电梯阴凉，萧潇只觉得手脚发凉，近乎麻木。

报纸上视频截图不多，虽然只有几张，却装满了萧潇的苦不堪言，即将面对她的丈

夫，萧潇唯有无地自容。

这天午后，太阳光辉洒满了C市，似是要用温暖清洗这座城一样，傅寒声坐在办公桌后，当他用那双宛如浓墨泼洒的双眸直视萧潇时，萧潇长时间伪装的坚强终于在这一刻崩塌了。

萧潇僵在室内某一角，傅寒声从未用这么冰冷的眼神看过她，这是第一次。

萧潇浑身发冷，她回避开傅寒声的眼神，却无法掩耳不去聆听他的声音，他的嗓音低沉暗哑，闻者只余恶寒。

“你和他有没有发生关系？”有些答案，傅寒声要听她亲口对他说。

傅寒声希冀的眼神让萧潇欲言又止，她想告诉傅寒声她没有，她知道只要她说没有，他哪怕再不相信，也会尝试着相信她，但她说不出口，她没有任何记忆，她不能骗他。

此时此刻，她多想握着他的手寻求谅解，他是她丈夫，别人怎么笑话她都不打紧，她只在乎她丈夫是否愿意相信……

相信？有些事连她自己也是云里雾里，她又拿什么让他去相信呢？面对他逐渐绝望的眼神，有液体夺眶而出，她在泪眼中看到了傅寒声眼眸中熊熊燃烧的烈火，有一种痛刹那间浸入了萧潇的骨髓，她的命运是被诅咒了吗？

“约你见面的那个人是谁？”傅寒声咬牙切齿，强忍杀人冲动，语气中有着说不出的阴霾。

萧潇不说，她了解傅寒声的性子，跨年夜程远羞辱她，他已是发狠出手，如果让他知道那人是谁，后果萧潇不敢多想。

萧潇就那么沉默着，倒是让傅寒声面色一沉。她不说，她就以为他查不出来吗？他要生剥了那个人。

傅寒声脸色阴沉地起身离座，却是再也不看萧潇一眼，走到办公室门口时，萧潇只听他吩咐高彦道：“送太太回去。”

萧潇嘴里直发苦，一夜醒来一切都变了，呵护她的男子不见了。

回去？

萧潇还能去哪儿？山水居，还是锦绣园？

不，她应该去一趟医院，她要等苏越醒来，她有很多问题要问苏越，更何况她本身也应该亲自去一趟医院。

苏越虽然抢救回来，却依然昏迷不醒。余锋告诉萧潇，苏越服用的违禁品能致使人精神错乱，并产生强烈的兴奋感和幻觉，过度服食，除了会引起苏越的性欲亢进，吸食者为了满足生理需求更会变得毫无羞耻心。

余锋说下药的那个人实在是太狠了，量大，似是想要让苏越狂欢致死。

萧潇听得心思发寒。

经检查，萧潇服用的违禁品，除了催人入眠之外，还会干扰新的记忆产生，会使服用